

本草※

●彭兆荣

摘要:“本草学”是我国伟大而独特的中医药文化遗产,它自成体系,饮誉世界。本草学的整个知识谱系滥觞于中华文明,具有名实、体性等,形成了中国式的博物学范式。

关键词:本草;本草学;中医药;博物学

文章编号:1003-2568(2014)01-0019-06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作者:彭兆荣,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会科学重大项目“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探索研究”首席专家。 邮编:361005

一、本草名实

什么是“本草”?《说文解字》释:“药,治病草也。”本草代称中药。①“本草学”是一门专属于中国传统认知性、践行式的中医药知识谱系。在我国,凡“正统”学业、术业,无不需“正名”。中药学知识谱系也不例外。“本草”滥觞于古代的神农神话,是为“源”,亦为“正”。所谓“源”,强调“本草”的源头;所谓“正”,指“正名”,“名正言顺”也。就中医药学——特别是中药学的历史而论,②《淮南子》载:“神农尝百草之滋味,一日而七十毒。”故有司马贞的《史记索隐·三皇本纪》神农“始尝百草,始有医药”之说。我国中药元典为《神农本草经》,虽然在中医药起源上的“圣源说”中除神农外还有“伏羲说”、“黄帝-歧伯说”等。③如果说黄帝是中医学的“正名”的话,④那么,中药学的“正名”则是神农。

中国传统之名、事的神话推源范式不是用于“证明”,而是用于“正名”。正如《淮南子·务修篇》所说:“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于神农、黄帝而后始入说。”我们今天仍以“炎帝子孙”自诩,不失遗范。“本草学”缘何选择神农?根本原因乃中国为“农本”(以农为本)国家。在古神话中,神农兼作“后稷”称。《左传》云:“稷,田正也”,故有“社稷”之称;

《国语·周语》有“农正”之说。⑤惟“农正”(正名、正统)而“农政”(以农为首要政治和政务)。神农在指称上更接近于“农神”,《尸子·君治》有:“神农理天下,欲雨则雨……正四时之制,万物咸利,故谓之神。”依据神话记录,神农有牛的形象,他发明了耒耜、斧头、锄头等生产工具,教民耕作。《周易·系辞传》曰:“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也因为此,中国历来有“农医同源”之说。另,在中国历史神话的叙述中,炎帝、神农的开创性业绩难以分开,他(他们)是中国农耕文明的始祖神,炎帝与黄帝又为中华文明的共祖。

“本草”包含明确的身体践行(可理解为“实验性”)意味。“尝百草”是一个行为动作,强调身体力行。中医药从发现到发展,皆由“尝”来。⑥“本草”作为一个对自然界物质的总体性表述,反映出中国“尝”的践行式形制。“尝”的本义就是尝试、品尝、食用,中医药史上有“医食同源”、“药食同源”之说,说明我们的祖先在寻找、认识食物过程中,同时也发现和认识了药物。以神农的故事原型,“尝百草”、“品滋味”、“识甘苦”,符合中国式的认识论精神——体识,即“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毛泽东语录)的道理。这也是中国学问之间学的精神所在。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探索研究”(11&ZD123)阶段性成果

①⑥朱建平、黄健著《医学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31页,第3页。


②中医、中药是一个整体的两个部分,二者如鹏之双翼。二者各有其知识认同的元典,中医学为《黄帝内经》,后来的《伤寒论》、《金匱要略》、《中藏经》、《甲乙经》等都是在此基础上的发展和创新。中药的元典为《神农本草经》。

③我国医学的起源大致有“动物本能说”、“圣人所创说”(即“圣源说”)、“巫术起源说”和“劳动起源说”等。“圣源说”除神农说外,还有“伏羲说”、“黄帝-歧伯说”等。

④中医的元典《黄帝内经》之“素问”开篇即以黄帝与天师歧伯的问答以教天下,是为发凡。见《黄帝内经·素问》之“上古天真论篇第一”,云南人民出版社,第1页。

⑤见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上海书局出版社,2011年,第19-21页。



中医药史曾经历过一个巫医并置—并称时代,医学史上有“医源于巫”的说法。巫觋是天人沟通的使者。远古时代,人类处在“自然崇拜”阶段,“信仰”(belief)“信念”(faith)与“相信”(believe)且与上帝、经验和知识融为一体,成了医学人类学研究的世界话题。^①在我国的殷商时代,人的疾病被认为与“天”有关,甲骨文中的“天”皆有头疾(泛指疾病)之意,卜辞中所说的“疾天”(乙九〇六七)即指疾顶。^②医师在出现之前,已有“巫医”的称谓,“医”在古代可写作“醫”。本草学的发凡亦与之有涉。《山海经·海内西经》:“开明者,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世本》:“巫咸,尧帝时臣,以鸿术为尧之医。能祝延人之福,愈人之病。”《说文解字》释:“古者巫彭初为医。”我国早期的名医大都具有巫师身份。从文字构造看,小篆“医(醫)”由三部分构成,即医箱中的箭矢和殳之状。殳是手持工具之状,酉则是酒罐之形。酒是麻醉、消毒、加速药力或激励心情的药剂,而“醫”中之“巫”代替了酒的部分。由于医是巫发展而来的职业,故巫、医常连文,有时偏重医的职务,有时偏重巫的事务。如《管子·权修》:“上恃龟策,好用巫医。”此处的巫医实指巫者一事而已。^③

古代“巫医”在品尝一些特殊的草本植物时也有记录和证据,比如灵芝和大麻,我国新石器时期就有食用五谷中的麻籽。用麻籽来达到一种神经失常的状态虽还没有证据,但东汉《本草经》在讲到麻的时候有这样的话:麻黄,味辛苦,有毒。主五劳七伤,利五脏,下血寒气,破积,止脾,散脓。多食令鬼,狂走。久服通神明,轻身。这种从草本植物中获得的食用感受仿佛酒醉之态——萨满师的工作状态并非孤案,它与人类的某个阶段存在密切关联。张光直认为,中国古代文明最主要的特征是“萨满式(shamanistic)的文明”^④。虽然,在漫长的历史过程“巫”与“医”中医药学中渐行渐远,最终分道扬镳,如《史记·扁鹊列

传》有“信巫而不信医则不治”的议论,^⑤但笔者不认为有将“巫”与“医”在发生时代就划清界线的必要,事实上也不可能,因为二者曾经是一体的。有的学者将“巫”、“医”视为“水火不相容的两种世界观,二者没有共同的源头”的说法,^⑥笔者不能苟同。

从世界范围来看,巫术在人类学学科里可通称为“萨满”。^⑦“萨满”不仅泛指原始宗教的某种特殊现象,也与人类远古时代的技艺相结合,并掌控人类精神活动,治疗人们身体疾病。萨满师通常具有一种特殊的能力,即具有将人们从病状中解脱和转移的治疗能力。^⑧在有些地方,萨满师不仅充当伤病的医师,而且还是梦的解释者和治疗者。他们通过一系列特殊的技术手段(甚至暴力手段),以掌握和表现特权。^⑨作为一种特殊的观念性技术,萨满治疗疾病的功能即使在今日社会(特别是民族、民间社会)仍然活跃,^⑩人们可以在朝鲜、中国和西伯利亚的萨满仪式中看到大量有关巫师治疗伤病的情形。^⑪我国彝族毕摩迄今仍在进行类似的治疗实践。^⑫从现代的眼光看,萨满的医疗活动在有些方面包含了无形文化遗产的有机部分。

如果说,我国的本草学在漫长的生成时期,经历和交织“圣源”、“巫源”、“农源”等不同的阶段和因素,那么,人民对生命的感受和身体的伤病现象以及对伤病的治愈方为根本的功能性需求,人们通过独特的对自然现象和物种分类的认识和经验,形成了以某一个创世或英雄祖先为名实为人民世代累积的经验和知识的集成,形成了中国的本草学。就其形成和发展的谱系论,本草学(就名事、编纂和集注的线索)大致经历了开创、发展、成熟、高峰等不同的阶段。按可知为据的文献资料,《诗经》、《山海经》中已经出现了大量的动、植物可为药用的记录,而“本草”之名,始见于《汉书·郊祀志》,现存最早的本草书是《神农本草经》。南北朝时代,陶弘景《本草经集注》补充了大量新的药物品种,

①[美]拜伦·古德《医学、理性与经验——一个人类学的视角》,吕文江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0-29页。

②赵诚编著《甲骨文简明词典》,中华书局,2009年,第159页。

③⑤许进雄《中国古代社会:文字与人类学的透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97页,第498页。

④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4-9页。

⑥见魏子孝、聶莉芳《中医中药史》,台北:天津出版社,1994年,第17页。

⑦“萨满”一词源自于西伯利亚通古斯(Siberian Tungus)语系里 Saman 的音译,意为在“精神恍惚的状态中获悉所知”。人类学通称巫术为萨满。

See Thomas Barfield(eds.) *The Dictionary of Anthropology*. MA: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1997. P.424.

⑧See Grim, John. *The Shaman: Patterns of Siberian and Ojibway Healing*.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1983.

⑨See Diana Riboli and Davide Torri (eds.) *Shamanism and Violence: Power, Repression and Suffering in Indigenous Religious Conflicts*. Surrey: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Chapter 1.2013.

⑩See Dávid Somfai Kara and László Kunkovác *Visiting a Sakha (Yakut) Folk Herder*. In *SHAMAN* Molner & Kelemen Oriental Publishing.Vol.21 Num.1 and 2. Spring and Autumn 2013.pp.185-200.

⑪⑫Daniel A. Kister *Shamanic Worlds of Korea and Northeast Asia*. Seoul: Jimoondang. 2010.pp.161-162. p.171.

对往昔混乱的体例进行了整理、集注和分类创新。唐代出现了第一部官修药典《新修本草》，为世界上最早国家颁布的药典，比西方最早的《纽伦堡药典》（公元1546年）早了近900年。^①宋代出现的《证类本草》、《本草衍义》等，代表了我国本草学的特殊成就。迄至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为我国最具成就的本草著作。

二、本草体性

本文所谓“体性”，指本草作为一个完整的中国医药体系。^②它是先辈们对自然规律认识的智慧结晶，包括对自然界的各种物质、物体、物性以及人类自身体性所形成的整体性分类、阐释、实践和应用的总结，形成了中国传统的“知行合一”——认知、经验、知识、表述、实践、效应等为一体的中医药哲理体性。

中医药的体性以“自然”为其基本，将生命、身体、造化、物理、变通、气势融为一体。中国人把生命力视为“气”，处于一盈一亏、不断循环中。自然被物化为“五行”（五种元素组成），人的生命和身体也由五种元素所组成。命理中缺少什么元素，就要加入什么元素；身体中缺乏什么元素，就要补充什么元素，使之完整、无恙。体性还有“整体”的意思，中医的经络讲究的正是整体关照，每一部分与其他部分形成了整体的通贯。而这些仿佛无形遗产所讲求的是“整体性”原则。此外还有两个特点：“活态”和“动态”。前者主要指无形遗产事实上是生活的常态，即它不仅活在生活中，而且总是处在变化和变动之中；后者主要指人们的身体践行，是人们生活和实践经验的客观体现。

本草学的哲学基础是“天人合一”，融合了阴阳五行学说所成就的中式“体认”，^③无怪乎历代医家素有“不知《易》者，不可为太医”之说。我们更愿意将中医药学视作中国式的“生命现象学”。比如中医药学所说的“藏象”（指“藏于内而象于外”），^④《黄帝内经》之“金匱真言论篇第四”载：“夫人之阴阳，则外为阳，内为阴。言人身之阴阳，背为阳，腹为阴。言人身脏腑

中阴阳，则脏者为阴，腑者为阳。肝、心、脾、肺、肾五脏皆为阴。胆、胃、大肠、小肠、膀胱、三焦，六腑皆为阳。”“东方青色，入通于肝，开窍于目，藏精于肝，故病在头。”“南方赤色，入通于心，开窍于舌，藏精于心，故病在五脏。”中医的“四诊”——望、闻、问、切，即是对“藏象”的全面观照。

笔者不揣浅陋，将“本草体性”概括为下列诸点：首先，“**本草**”，**物，非物**。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博士认为“本草”不是简单的“具根植物”，而是“草药”。^⑤这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不完整，因为本草不是简单的物。就“词与物”的推源论，本草体性由“物”而“非物”，由“物”及“非物”，融“物”于“非物”，医方兴焉。换言之，“本草”之“物”继承了中国传统哲学的“非物”（大象无形）传统；文字时代，述理于书，历史上从“本草待诏”、《神农本草经》、《黄帝内经》、《本草经注》、《新修本草》、《本草图经》、《证类本草》到《本草纲目》……形成了一整套经验性、活态性、实践性、表述性知识谱系。若以当下“非物质文化遗产”（即无形文化遗产）观之，大抵属之。

次之，“**本草**”，**名，非名**。就名称而言，本草已然成为一个集合名词。李时珍《本草纲目》受《通鉴纲目》的启发，采用“以纲挈目”的传统体例，总结其经历27年搜集、整理、编纂集成之著。“本草”之名与中国传统历史叙事体的“通鉴”同构。中药学自古使用“本草”之名以及诸多的校集本、注疏本、典集本、衍义本、纲目本、汇言本、养生本、食医本、食疗本、饮膳本、日用本等，^⑥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本草学”。有些民族因之借用，如藏药学著名典籍《晶珠本草》（《协称》），1840年由帝马·丹增彭措编辑成书，收录的药物达2294种之多，并配有特制的“曼唐”。^⑦在1989年汉译本中就使用了“本草”之名。

第三，“**本草**”，**类，非类**。从分类学看，本草学跨越了自然物种和物质中的不同种类和类型：植物、动物、矿物，同时又是药物。比如南北朝时期陶弘景《本草经集注》的分类格局，改变了原有单纯的上、中、下三品分类法，采用了玉石、草木、虫兽、果、菜、米食、有名未用等七类，每类再分上、中、下三品，“这种方

①魏子孝、聶莉芳《中医中药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第174-175页。

②我们不能认为“本草学”的道理及对自然物类的认识和运用惟中国传统所独有，西方“医圣”希波克拉底在医学实践中也常用“本草”类药物，并以营养食品的饮用方式对患者进行治疗。见丁福保《西洋医学史》，东方出版社，2007年，第29页。

③古希腊的医学也有类似的传统，但与中国的“五行说”不同，而是讲究“四元素说”（即水土火气），并以其配合“体液说”，为西方医学病理学的重要理论支撑。见丁福保《西洋医学史》，东方出版社，2007年，第18-19页。

④“藏象”之名说见于《黄帝内经》之“素问·六节藏象论”。

⑤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卷6）“生物学及相关技术”（第1分册“植物学”），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302页。

⑥参见中华医药学会编，李俊德等主编，李时珍撰《本草纲目》（上），新校本，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7-8页。

⑦“曼唐”，“曼”即医学，“唐”即唐卡，卷轴画，藏传佛教的一种特殊的绘制技艺。



法被后世所沿用”^①。《本草纲目》也没有例外,采取了“析族区类,振纲分目”的分类法,把药物分矿物药、植物药、动物药;又将矿物药分为金部、玉部、石部、卤部四部。植物药一类,根据植物的性能、形态及其生长的环境,区别为草部、谷部、菜部、果部、木部等5部;草部又分为山草、芳草、醒草、毒草、水草、蔓草、石草等小类。动物一类,按低级向高级进化的顺序排列为虫部、鳞部、介部、禽部、兽部、人部6部等。要言之,“本草学”反映出中医药学特有的分类体制。

第四,“本草”,学,非学。“本草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学问自古便已成型,这反映在最早的医药典《神农本草经》中形成了一贯而下的本草学原理。唐代高宗显庆年间(公元656-661年),官府组织了一次由20多人集体编修的本草学著作《新修本草》,共54卷,^②也成为官学。作为一门学问,“本草学”包括概念、分类、命名、知识、经验、实践、方法、技术、传承等,并与社会法度相融合。早在《尚书·洪范》就有雏形,以洪范九畴(范畴)之“大法”,定天下道理而制人伦秩序。“洪范”包括九个部分,其一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穡。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穡作甘。”这一段话虽朴素,体却独精,属本草于法,塑本草于范。

第五,“本草”,术,非术。古之“本草”大抵为“方术”,亦可理解为以“方”为“术”。人之病位有远近,症候有里外,治疗有轻重;身体的部位也有“方”之远近,心肺为近,肝肾为远,脾胃居中。肠膈胞胆,亦有远近,仿佛自然中的各种关系。根据这些身体和生理的症状,配合相应的疗法,也就有了“七方”,即大方、小方、缓方、急方、奇方、偶方、复方,并依以“处方”。^③“方术”之泛指可包括方技,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墓出土了大批古代帛书,其中包括大量方术。中国古代民间传统中丰富的方书和方术、方技,都构成了本草学的基本来源。《平帝纪云》故有:“举天下通知方术本草者。”^④“方术”非今日之技术,它包括宇宙观念、生命认知、身体践行、事物分类和专业技术

为整体。此外还包括包含了“术业”、“生业”范畴。^⑤

第六,“本草”,世,非世。“世”的本义为传承,《说文解字·十部》云:“世,三十年为一世。世之形义为三个‘十’而曳长之,亦取其声也。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有:“《论语》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孔曰,三十年曰世。”按父子相继曰世。中医药的主要传承是家族或师徒传承方式。“按《淮南子》云:神农尝百草之滋味,一日而七十二毒。由是医方兴焉。盖上古未著文字,师学相传,谓之本草。”^⑥传承当然与术业(职业^⑦)有关。我国古代就重视“三方”(即禁方、藏方和经方)的医术相传,尤其重视“禁方”的授受,医家历来视家传秘方为传家宝(传家宝即为一种传承)。传禁方也标志着师徒传承关系的确立。《史记·扁鹊传》记录了长桑君年事已高,欲传其术,见秦越人非凡,又经十年考验,始将秘方传授,并叮嘱:“传于公,公勿泄。”^⑧今之所言“世代相传”遂合此道。

三、本草博物

“本草学”虽然是中药学的代名词,但其基础性背景知识则可置于“物理”范畴——中式博物学。李建元《进本草纲目疏》中对《本草纲目》作这样的总结:“上自坟典、下至传奇,凡有相关,靡不收采,虽命医书,实该物理。”英国伟大的博物学家达尔文称《本草纲目》为“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⑨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博士赞扬中国古代的“本草”博物学知识谱系的伟大传统。^⑩换言之,本草学承载并继承了中国传统博物学、博物志、“博物体”的传统,^⑪展现出中国文化中非西学所能统纳的博物学知识体系。

我国当今的“博物学”实有两个差别甚大的学科性知识来源。近代博物学主要是“西学东渐”的舶来物。西方的博物学是一门内涵丰富的综合性学科,包括天文、地质、地理、生物学、人类学等学科的部分内容。早期的博物学大致始于18世纪之前,有名的博物学家有布丰(1707~1788)、林奈(1707~1778)、居维叶(1769~1832)、拉马克(1744~1829)、莱尔(1797~1875)、华莱士(1823~1913)、法布尔

①⑧魏子孝、聶莉芳《中医中药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第132页,第72页。

②朱建平、黄健《医学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86-87页。

③参见李时珍《图解本草纲目》,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6-47页。

④⑥参见李时珍《图解本草纲目》,“序:历代诸家本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1页。

⑤“生业”是中国古代对“行业”的一种称谓。

⑦现代医生的职业化被认为是“专业化”、“知识体系”和“提供医疗服务”。参见[美]威廉·科克汉姆《医学社会学》,杨辉等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179页。

⑨引自魏子孝、聶莉芳《中医中药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第253页。

⑩参见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卷6)“生物学及相关技术”(第1分册“植物学”),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87-189页。

⑪“博物体”概念为笔者所提出,包含了“整体”、“体性”、“体系”、“体认”、“活态”等为一体的中国式遗产特点。参见拙文“博物体:一种中国特色的生态概念与模式”,《福建艺术》2010年第2期。

(1823~1915)等。达尔文(1809~1882)为著名的博物学家,《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 出版于1859年11月24日。在西方博物学传统中,人们可以瞥见现代“人类学”、“生物学”、“物理学”的身影。博物学从西来的传播中,又加入了物理学的部分因子。当今之“物理”系 physics 之译,原典于希腊文 φυσικ,指自然。它先传播至日本,日本在确定译名时受中国学者方以智的《物理小识》以及其他“物类志”、“物类感应”著作的影响,从而采借“物理学”为译名,上世纪初传到我国,一直沿用至今。

事实上,西方的“博物学”系 natural history 之译,西方“自然史”的原则是:自然是一个整体,人介乎其中。在古典时期,“我”就是“自然”,我与自然同在——个体通过感受整体存在而存在——“我思故我在”。随着笛卡尔机械论的衰落,“人”与自然分离,这构成了后来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的逻辑范式。历史的叙事成为自然的有机部分。^①我国并没有这样的历史转型,难怪有西方学者认为:“中国人并没有一门学科,一个知识体系,甚或一个连续的学术传统,刚好与西方的‘博物学’、‘植物学’、‘动物学’相对应……,‘博物学’也是19世纪翻译西方著作时出现的新词新义。”^②此说虽符合事实,判断却失误。

中国有自己“物理”和博物学传统;古今“物理”的指涉迥异。如《庄子》“消息盈虚,终则有始,是以语大之义方、论万物之理也”。三国杨泉作《物理论》,后经程朱理学的作用形成了自成一体的“物理学”,朱熹常用“物之至理”。显然,中国的“物理”与中国式的事物分类和认知有关。^③我们常在民间文书和地方志中看到“物理”的分类情况,其中糅杂了观念、风水、水土、方技甚至巫术。另一方面,在中国的知识谱系中,“物理”还包含“格物致理”的意思。若以学理形制论,大致可纳入“博物学”。张华的《博物志》有“神物之所生,圣人仙人之所集也”。^④要而言之:“物理”为“活态”,讲求圆通、变化和和实践;“物理”为“无形”,追求“形”以“致中”。

我国的博物体系自殷商时代就已成型,其内容涉及当时的天文、历法、气象、地理、方国、世系、家族、人物、职官、征伐、刑狱、农业、畜牧、田猎、交通、宗教、祭祀、疾病、生育、灾祸等。直到秦汉以后,逐渐

形成了正统的“经史子集”知识分类,使“博物”从属于正统的分类体系,或者成为正统分类的“补充”。本草学与传统的博物学相通契合,在传统的认知和知识分类上相通融。早在《尚书·洪范》中就相当明确,其中九畴有“五行”、“五事”、“八政”、“五纪”、“皇极”、“三德”、“稽疑”、“庶征”、“五福”等。中国传统的博物志的分类非常独特,张华的《博物志》有以“物理”为题的专论,不过,“物性”与“物类”互为一体,即“物性(特性)—物理(关联)—物类(分类)”。

由于本草学传统中的“医食同源”,故“食用分类”为特色之一。比如最古老的《神农本草经》记载了365种物品,可入口的药物食用物品分成三类:无毒的,用于维持生命,可以随时食用;微毒的,在明确病情的前提下,用以帮助病人恢复健康的,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条件下才服用;剧毒的,通常是致命的,只有在病人病入膏肓时才能服用。而“毒”之药物原理与今之“毒”者差异甚殊。《尚书·说命》云:“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意指能使人发生强烈反应的药物才有疗效,故称之毒药。据说医师的职责在于“聚毒药以共医事”(《周礼》)。而在《论语·乡党》中,“可食食物”成为“礼”之范畴。^⑤

作为博物学的一种称谓,本草学在中外交流历史中起到重要作用,隋、唐时期尤盛。朝鲜、日本派遣大量留学生到中国学习中医药,日本大宝年间(公元701—703年)颁布“大宝令”,其中医药管理、医官设制、医学教育完全仿照唐制。^⑥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一直将本草学称为博物学,对此,日本维基百科这样记录:

秦汉之后,及至六朝,随着神仙思想的发达和“方术”愈加盛行,产生了神仙家的药与医家的药区分的必要性。就在这个时期,“本草”作为专门用语应然而生,特指方术之药,其意为“基于木石之性的物”。因此,“本草”并非仅指药草。“本草”一词初见文献乃《汉书》卷25《郊祀志下》,公元前31年条目“候神方士使者副佐,本草待诏七十余人皆归家”,记录了方士与说神者,共计本草待诏70余人被免职的史事。然而,在《汉书》卷30《艺文志》中,没有以《本草》为名的专章。(明代1569年李时珍所著《本草纲目》乃是本草学的集大成者,共收录了(下转第83页)

①[法]福科《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169—170页。

②[美]范发迪《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科学、帝国与文化遭遇》(袁剑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59页。

③福科写《词与物》恰受中国古代博物学分类所启发,原因中国博物学与西方传统物理学遭遇后,“那个共同的基础被破坏了”。见福科《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前言”,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3页。

④张华《博物志》卷一。

⑤⑥魏子孝、聶莉芳《中医中药史》,台北:天津出版社,1994年,第70页,第185—186页。

已不再举行。F 毕摩认为, H 村地区从前仅有 12 户人, 现在有 19 户人, 不信巫术的人数在增加, 导致集体安土仪式无法举行。F 毕摩为病人驱除病鬼时, 村民也忌讳参与, 因为惧怕病鬼纠缠, 所以病鬼引发的焦虑在具体的情境中更多地集中在病人及其家属的内心。

结 论

在荣格看来, 布留尔的集体表象与神话学中的“母题”、休伯特和毛斯在比较宗教学中使用的“想象范畴”以及巴斯蒂所说的“原始思维”等概念, 和他的原型概念所指的是同一事项。荣格将原型定义为集体无意识的主要内容, 而集体无意识未在意识中出现, 所以不为个人所获得; 个人无意识则是人类曾意识到但后来由于遗忘或压抑而消失在意识中的内容。^①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学说及其原型观, 明显地肯定了先验事物的存在。荣格的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无

意识学说, 将心理学的研究推向了先验论的深层; 巫术焦虑与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的沟通受阻有关, 所以艺术治疗的心理动力学原理就在于积极沟通意识与无意识。马林诺夫斯基认为, 宗教和巫术都是在“感情紧张的情况之下”产生的, 作为一种非理性极强的经验, “因为在理智的经验中没有出路, 于是借着仪式与信仰逃避到超自然的领域去”。^②这位现代文化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的开创者显然注意到了心理焦虑在巫术起源的发生学上的意义, 他也在宗教的研究中反对涂尔干将宗教的社会属性过分夸大, 他认为宗教不具有绝对的社会属性, 也不具有绝对的个人属性, 而是社会与个人的化合。^③从他的研究出发, 焦虑的集体性与个体性并存是不容置疑的, 但是如上所论, 集体焦虑具有先验性质, 甚至有某种个人无法意识到的集体无意识的来源, 它对个人无意识具有控制、压抑、模塑的强力作用。

①[瑞士]荣格著, 冯川译《荣格文集》, 改革出版社, 1997 年, 第 83 页。

②③[英]马林诺夫斯基著, 李安宅译《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1986 年版, 第 75 页。

(上接第 23 页) 1871 种药种。对日本的本草学[博物学]具有非常重大的影响。)博物学, 是研究自然中存在之物的学问, 广义的解释为所有的自然科学, 狭义的解释为: 对动物、植物、矿物、岩石等自然物的收集和分类的学问。英文“Natural history”是在明治时代才传入日本并开始使用。东洋传统称为本草学。^①

日本学者真柳诚这样总结: 中国本草学乃是一个累积了 2000 多年的庞大体系, 其现代意义涉及多个面向。首先是中国的中药学和日本的汉药, 成为传统医疗的基础分野; 第二是生药学、天然物化学、药用资源的开发与现代药学的资料; 第三是作为医

学史、药学史、生物学史、农学史、科学技术史等中国史的史料; 第四是作为博物学、文献学、文字(字形、音韵)学等中国学的史料。^②

概之, “本草学”是我国医药学传统的立基之说, 不独为中华民族智慧的凝聚, 也是人类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窃以为, 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学理基础和知识谱系当回归博物学。

(感谢张颖博士提供日本方面相关材料及翻译)

①参见 <http://ja.wikipedia.org/wiki/本草学> (日本维基百科“本草学”、“博物学”词条)。

②真柳诚《中国本草学の科学技術と思想》『生物学史研究』51 号 13-16 页、1989 年 7 月。

稿 约

《民族艺术》重点刊发各类关于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研究的文章, 尤其欢迎选题独特、材料丰富、方法新颖、视野开阔的文稿, 提倡立体性跨学科研究。来稿请注意以下几点:

1. 稿件务必字迹清晰, 并请尽量提供与文章内容相符的图片资料。提供电子文本者, 请同时提供一份打印件。投稿邮箱: minzuyishu001@126.com
2. 来稿请提供内容摘要、关键词, 作者的姓名、职务或职称、工作单位、详细通讯地址、联系电话、邮政编码。
3. 本刊对决定刊用的稿件有删改权, 不同意删改者请在来稿时申明。
4. 受人力所限, 来稿一律不退, 敬请作者自留底稿。在三个月内未接到用稿通知者, 作者可自行处理。
5. 本刊对来稿实行匿名评审。
6. 本刊发表论文不以任何形式收取版面费。举报电话: 010-63094651
7. 本刊已加入《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和“中国期刊网”。作者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次性付给。如作者不同意将文章编入该数据库, 请在来稿时申明。